

城市笔记

NOTES ON CITY

张松 著

城市笔记

作为集体记忆的街巷 / 拯救城市的灵魂

作为乡土建成遗产的福建土楼 / 双轮驱动城市遗产保护

历史名城保护三十五年 / 历史文化名街的可持续保护

城市建筑的呼唤 / 美好人居是生活本底

东方出版中心

城市笔记

NOTES ON CITY

张松 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笔记 / 张松著. — 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18.1

ISBN 978-7-5473-1215-5

I. ①城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9655 号

城市笔记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(021)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3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1215-5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: (021) 52069798

自序

城市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性成就的集中呈现，是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中心，也是市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集体记忆场所。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，社会生活真正进入到城市时代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城市环境中工作和生活，正如法国社会学家亨利·列斐伏尔（Henri Lefebvre）所言，“日常生活与城市，是不可分割联系在一起的”。然而，对于什么是城市，尤其是“什么是好的城市”这样的问题，人们恐怕难以明确回答。而且，城市还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助推器，面对这样的局势，多数人在欢呼“城市的胜利”，赞颂“城市奇迹”。而无法回避的

情形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，城市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。

城市形态，它们的实际功能，以及人们赋予形态的价值和思想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迅猛，可以说是一种超常规发展所建构起来的城镇体系和空间格局，因受到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，与历史上的城市相比，虽然是不同规模、不同职能的城市，但在环境特征、空间特质和文化特色等方面表现出高度趋同性。中央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文件中对城市特色缺失、文化传承堪忧、盲目追求规模扩张、大拆大建等“城市病”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城市问题的紧迫感。

伴随着城市规划建设向追求环境品质和创新发展方向转变，人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城市，认知城市，同时还应当积极参与到城市规划管理的实践中。鉴于这样的实际，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，我愿意把自己近年来关于城市问题、城市文化和城市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点滴思考分享给大家。由于专业方向和工作范围的局限，文章中谈论的一些观念和看法自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主观片面性，因此，也期待读者朋友的批评和讨论。

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，大多发表在《中国文化报》《中国文物报》《文汇报》《东方早报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南都周刊》《T+城市》等文化和都市类报刊上，少数几篇刊登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时政报纸，以及《城市规划学刊》《时代建筑》《社会科学报》等学术期刊，感谢这些报刊编辑的约稿和刊发，使得我能够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文字。这些零散的思考，也是一名规划师的城市笔记。

走路、观看、思考都是人的生活方式，阅读城市也正成为越来越受追捧的事情。英国旅行作家乔纳森·拉班（Jonathan Raban）指出，“城市是一座知识仓库，尽管没有一个读者或公民能够掌握其中的全部知识，他之阅读，他之生活，都必须是有选择，也必定是排他的”。他还调侃道：“既然个人的理智和爱情未能造就城市，就只好求助于一种家常办法，把科学、社会学和官僚管理一锅炖了。这被叫作城市规划，其实也无伤大雅。它力图通过信仰，不是对人类本身，而是对人类的结构，重新唤醒一个理想之城的梦想。”

2010年上海世博会精彩演绎和表达了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这一共同愿望。“城市病”的出现，自然令人沮丧。人们在期待“城市，让生活更美好”的同时，首先需要思考

如何规划和塑造美好城市。表面上看，这似乎只是一个涉及物质空间环境的城市规划建设问题，然而，城市空间和建成环境，作为历史文脉关系、市民集体记忆和美好人居形式，从来就是文化的大熔炉；人们生动而微妙的人际交往场所，总是会产生新的群体、文化与社会形态。人类社区并非如许多英雄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纯然只是人工构成物，也不是可以随意规划、任性改造的。

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凯文·林奇（Kevin Lynch）认为：“城市是一个‘圣地’、一个精神解脱处，是一个新的世界，也是一种新的压迫。”在经历大规模旧城改造之后，不少城市的建成环境失去了人性尺度，这种尺度曾是城市文明所不可欠缺的品质，而不是一种过时的奢侈品。在城市有机更新的过程中，需要逐步扭转城市环境衰退和空间无序的现象，恢复城市的宜居性和多样性，实现城市文化的复兴和社区魅力的创生。

目 录

城市记忆 | City Memories

作为集体记忆的街巷 / 3

棚户，谁家的住房？ / 8

吊诡的里弄保护 / 19

都市乡愁何处存留？ / 24

拯救城市的灵魂 / 28

复古动力学 / 36

城市遗产 | Urban Heritage

建筑遗产保护关乎美丽中国 / 51

为什么要保护城市遗产？ / 57

城市遗产保护要见人见物 / 64

工业遗产地区应整体复兴 / 67

水乡古镇的遗产管理 / 76

作为乡土建成遗产的福建土楼 / 91

双轮驱动城市遗产保护 / 96

城市保护 | Urban Conservation

历史名城保护三十五年 / 105

历史城区的整体性保护 / 119

让历史街区“存活”在生活世界 / 125

遗产保护应发挥社区的作用 / 132

历史文化名街的可持续保护 / 137

保护可持续的人居环境形式 / 143

保护，让城市更美好！ / 147

城市更新 | Urban Regeneration

城市更新，如何让生活更美好？ / 155

遗产保护，如何引领城市更新？ / 160

城市如何“双修”？ / 168

“城市双修”中的工业遗产再生 / 173

城市如何设计? / 180

城市建筑的呼唤 / 185

城市觉醒 | Cities in Awakening

世博会唤醒我们的城市 / 193

城市化中的“泡沫” / 208

城镇化规划与市场 / 213

土地财政带来“建设性破坏” / 219

“宜居城市”考 / 224

美好人居是生活本底 / 231

寻找“自然”的城市 / 238

城市记忆

City Memories

作为集体记忆的街巷

说到“记忆”(memory),仿佛它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,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和记忆中的事物都有很大的差异,而且旁人似乎也很难从外部对其进行测定和比较。按照西方思想家的观念,应当存在着一种叫作“集体记忆”或“社会记忆”的东西,而且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。进一步解析,记忆可以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,即一般被归属于大脑的一种功能;同时,记忆也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,如一个人、一种情感、一段经历或一个更抽象的概念。而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:记忆的这两个方面似乎是不同的事物,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,记忆能力也与记忆的对象、环境和实践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历史学家西蒙·沙玛（Simon Schama）在其非凡之作《风景与记忆》中指出：虽然我们总习惯于将自然和人类感知划归两个不同的领域，但事实上，它们不可分割。尤其是各种空间，比如某人在那里诞生的居所，充满着记忆的痕迹。大脑总是在我们的感官知觉到风景以前就开始运行，“如果说我们整个的风景传统是共同文化的产物，那么同理，它也是在丰富的神话、记忆以及夙愿的沉淀中构建起来的传统”。

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·哈布瓦赫（Maurice Halbwachs）在《论集体记忆》中认为，“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”，“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。也正是在社会中，他们才能进行回忆、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”。他还进一步指出：耶路撒冷并不是孤悬在天堂和大地之间的圣城，而是一座用石头建造而成、由他们所熟悉的房屋和街道构成的城市。正是由于这些东西的稳定性，城市的记忆才得以维系。

历史上，战火对城市的毁灭，可以说是对城市居民和城市结构组织进行的蓄意打击，旨在消灭城市的交流、文化分享以及公民价值。在冲突中主动地，而且往往是有系统地摧毁某类建筑或文物古迹，恰恰是要消灭与建筑物和场所相

关的记忆、历史和身份认同，是一种强制遗忘（罗伯特·贝文，2007）。和平年代，针对历史城市进行的大拆大建等过度开发行为，不仅会导致城市环境容量急速扩张，让城市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生活，而且还彻底破坏了历史环境和场所精神。“大拆大建”会对城市肌理造成伤筋动骨的破坏，同时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彻底抹去，并对城市造成了与战争毁灭类似的文化记忆消解。看似坚固、原以为可以世代矗立的建筑突然间就不复存在了，这既令人感到恐惧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。正如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莎伦·佐金（Sharon Zukin）在《裸城：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》中所阐述的，战后美国政府真打算彻底抹去旧日地景，而“为了城市更新去夷平某些地区使其成为瓦砾，就会引发原子弹一样的威胁、源自本能的恐惧感”。

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，除了农民进城、年轻人进城、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等人口大迁移之外，城市内部所发生的居民动迁和城市街巷建筑的大拆迁，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在强调“可持续性”的时代，需要高度关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保护问题，这是因为，“每一个社区或场所的特别的遗产和集体记忆是不可取代的，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”（ICOMOS《关

于文化旅游的国际宪章》)。在人居环境可持续性的各项要素中，“文化”“美丽”等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有时候这些部分被那些用眼睛仅仅盯住生态指标的人所忽略了。构成城市街巷的普通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、它们在城市景观中的地位及其外在形式所赋予的意义，不能被发展规划和开发建设再忽视了。

英国作家、评论家约翰·罗斯金（John Ruskin）在《建筑的七盏明灯》中将“记忆”作为建筑的第六盏明灯，认为人类的遗忘有两个强大的征服者——诗歌和建筑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，在现实中的意义更强大。因而，早在19世纪中叶他就呼吁道，“建筑应当成为历史，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”，“没有建筑，我们照样可以生活，没有建筑，我们照样可以崇拜，但是没有建筑，我们就会失去记忆。……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，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！”

而且，环境可持续性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尊重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权力掮客们通常用曲线、图表、模型和统计数字等官方表达形式来规划城市，“官方故事”垄断了整个规划叙事，并抹杀了日常生活的城市（约翰·弗里德曼，1999），仿佛“一切都已经掉进了人类

集体自我强加的这种奥运会成绩式的痕迹里”（让·波德里亚，2009）。

不仅如此，近年来兴起的“复古”“仿古”热潮，又给城市真实的历史记忆带来了“保护性破坏”。为迎合旅游需要的布景化景观建设和伪民俗泛滥现象，对真实生活世界的文化复兴和繁荣带来了负面的影响。城市设计能够为创造新的景观发挥重要作用，但建造城市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、最困难的任务之一——就跟生活本身一样复杂，不是有了理性的综合分析就能够完全解决的。正如城市的出现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一样，城市设计也必须是循序渐进、经年累积的过程，通常包含许多缓慢的、艰苦的工作以及持续的实践探索。

历史城市的街巷肌理、生活景观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和创造性的积累，也是社会集体记忆所在，城市街巷和建筑的稳定性，可以保持市民集体记忆的延续性（乡愁寄托）；“大拆大建”不仅会导致城市肌理的破坏，使集体记忆被彻底抹去，还会带来城市灵魂的丧失。每一个社区或场所的空间遗产和集体记忆都是不可取代的，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，在城市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必须得到积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（文化传承）。